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本中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壬子朔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趯頃在任日每有被罪南竄者則厚賂津置為之槖橐結成死黨令聞在全州遂與海外罪人為地或有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趯家方命亂法莫此為甚切慮有司或致弛慢縱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降

睿旨下全州差得力人管押王趯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責地方庶絶後患詔依所請仍令逐路提刑躬親遵奉施行先具知稟狀聞奏先是責受建寧軍節度副使李光謫居昌化軍因趯寓書秦檜以求内徙有小校李某者坐岳飛累編置全州與趯居相近趯俾校募人轉致之檜見書自全來疑光擅離貶所大怒故有是命此事詳見令年十二月丁亥王趯編管辰州注

司農寺丞鍾世明爲尚書户部員外郎世明治圩田還故有是命制詞云將命于

外戚故可觀不知何人作

是日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逯亡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斡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斂命内侍省押班張去為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寳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自俊晚年以下並以林泉野記修入

甲寅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州縣贍學錢往往侵移

兊用乞立法禁止從之

乙夘詔國學生住學三年内實歷打食不及一年之人

遇取應日别立字號依宣和指揮以八人有竒解一人

以國子司業沈虛中看詳有請也此恐即董徳元面對所請是日

巒猺人承信郎楊正修及其弟正拱于市二人皆再與

子鄂州都統司檄送行在付棘寺鞫治至是抵法

丙辰将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論昨蠲米麥之征而州縣

尚收力勝袋皮等錢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降授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江州居住李文會知遂寧府　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饒州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周執羔知閬州

丁亥宰執進呈次上曰贛州守臣李耕未有代者可選文臣一員具名取旨於是以右朝散郎知處州趙善繼代之後三日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差本司統領官杜伯通以所部戍贛州上曰昨軍賊竊發之初

外連百姓率多嚮應今留兵屯駐庶得安弭
己未復置黎州在城雅州碉門靈門三博易場委四川
茶馬司專一提舉以本路諸司有請也
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寛剩錢内撥取
以寛民力用都省請也自熈寧七年榷法初行官買民
茶增價發賣其初歲收息不過五十萬緡至元豐六年
增額一倍猶不過百萬建炎以來榷法弊壞提舉官趙
開遂體倣京師鈔法叔行茶引令園户客人就場交易

而官止收引息市利錢每茶百斤為一大引客人不過納錢引六道五百市利錢三百以當時茶額計之歲收亦不過為錢引一百五萬九千餘緡比熈寧所立之額未甚遠紹興初宣撫司取撥茶馬司餘剩贍軍亦不過歲及四十萬而止其後物價騰踴茶商取息頗厚累提舉官於是增長引息等錢至紹興十四年每茶一引倍收引錢十二道三百文比趙開初立法時增及一倍茶既貴售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當此時

茶司之冨甲天下率以歲剩上供一歲多者至二三百萬及是詔捐以予民蜀人稍蘇矣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落職依舊宫觀靖州居住殿中侍御御史董德元論敦厚頃擢中書舍人韓世忠家有初封為夫人者敦厚多為美詞以取媚世忠自此交歡每至其門或以金銀器物侑勸敦厚必挹而有之其居眉州刼持州縣侵漁編氓稍不如意則妄生是非興起獄訟望褫其官職竄諸蜀道之外以為在外者貪殘之戒故

有是命先是敦厚既斥歸久未用乃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當搶攘慼廹之中爰立同徳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成之功其為力甚難今國是大定鄰好胥睦猶泰山而四維之尚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已者蓋昔之怙亂害成之輩鼠伏狙伺何所不至尤為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内然秦檜薄其為人卒謫之敦厚所上書據文集在紹興二年三年不得其月日因事事附見

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蕭振天

資狠戾趣向乖僻曩緣趙鼎用事倡為専門之説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頤在先朝固嘗見詆於識者如蘇軾尤嫉其姦振亦何知乃藉為仕進之梯方天台之罷曾未數月起於謫籍付以四川之權朝廷屢下寛詔有可裕民者俾同諸司措畫振為制置使畧不關意乃敢誦言於朝欲以對糴軍糧八萬石截留不發初非真有意於民特出矯情惑衆以沽一時之譽望賜竄斥以為竊名市私者之戒詔振落職放罷依舊

宮觀池州居住

乙丑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充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右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鄭靄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靄與符行中在蜀中餽遺秦檜不可勝計歲時寒暄之問亦必用金獅子二枚伴書焉

此以趙甡之遺史修入

庚午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乞禁江浙私渡詔臨安府

措置既而守臣曹泳乞令本府差官一員主管濟渡紹興府蕭山渡亦依此施行從之九月乙丑行下壬中尚書省勘會近靜江府措置莫公晟及衢州措置作過饑民並無奏狀詔令後州郡合措置事須管逐一開具聞奏委監司覺察御史臺彈劾時秦檜用事久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者止申尚書省取指揮故條約之此二事必因上問而後降旨但魏師遜政記中不敢載耳明年十一月庚午上諭帥臣語及鍾世明除右司時所得上訓戒可援取書之以魏良臣所奏考之則當時雖有指揮其申省尚如故也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勾龍如淵卒

乙亥上謂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

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宣和以來屢為邊患歳調官軍

防守至是直秘閣知静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畧司公事

吕頥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匹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

静江府與經畧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

一百三十五縣為本路覊縻寔為熙朝盛事丙子上謂

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猺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

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軍事武騎尉其餘首領並與推恩頵中又畫圖進呈上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羈縻州縣印一百六十二給之頵中夷簡元孫也頵中進圖冊在八月乙酉乞鑄印在丁亥今聯書之

戊寅上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

各進一官諸婿直徽猷閣韓彥朴直祕閣劉光勛楊僎並進一官陞一職子安等轉官在八月癸未彥朴等進官陞職在十月丙申今聯書之彥朴世忠第二子光勛光世第三子僎存中第三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州觀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知贛州李耕為池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已卯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進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日下起發之任

辛巳詔李耕統制軍馬通理已及十年特轉行武當軍承宣使

八月壬午朔勑令所删定官楊造面對論宗室登科換京秩者初未經任即授大縣慮於民事未能諳練望依倣進士例俟歷任有舉主者乃授以縣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似此之人並注縣丞或監當差遣理作親民資序欵一任四任內有舉主一員方許注授知縣從之吏部奏下在十一月乙卯

丙戌左朝請大夫鄭作肅知吉州還入見奏本州自兵火後每歲椿辦黄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緍見拖欠四萬餘緍重困民力望將未起及日後合起之數並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後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肅朋附席益中傷善類及知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極力率先督辦其數冠於諸州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買販油布之屬以規厚利欲望重作施行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德元奏下在此月壬寅今

聯書之

丁亥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制置措置裕民自講和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竒朝廷猶以為重於江淮故有是命明年七月丙辰減放

戊子皇叔象州防禦使士洪為均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卒

庚寅宗正寺主簿王珉國子博士張扶並為監察御史珉玉山人扶金壇人也

壬辰上諭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於是申嚴行下

甲午温州布衣黄元壽論官市柑子擾民詔禁止其福建荔枝亦毋得進

乙未磔衢州賊首俞八等七人于都市其次十有一人皆誅之

戊戌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兼崇政殿說書

庚子崇信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劉光烈卒

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和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上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故事務從優厚七月

丁巳及是進呈上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寔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令禮部擬定於是將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俊葬無錫縣

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為榮後謚忠烈史臣曰上之於世忠侍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語多摧折告戒之辭俊之立功蓋有所激及俊死稱謂之美如此抑揚予奪有深旨哉

九月辛亥朔鄂州前軍統制李道自長沙移軍往衡州措置盜賊先是胡邦寧既就江西安撫司招安其黨朱時等蟻聚于桂陽保險以自固道遣將官髙仲等擊平之得六百人以充軍賊之未得也湖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數以書白大臣時多計畝率錢以備犒軍

之望檄諸司止其事不聽既又請留兵五百人戍衡郴以備出没朝廷從之

甲寅監登聞鼓院曾綎面對論常平之法賤斂貴散農末皆利令者時和政協歲已告豐其價益平能因天之所與以利于下實甚盛之舉望俾州縣及時廣糴使倉廩充實異時用以賑貸詔户部措置其後户部乞下諸路常平司依見行法如違令監司按劾從之綎輔子也

丁巳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正將辛立陞領忠州

團練使録平衢州羣盜之勞也餘將副軍校九百九十七人各轉一官資仍犒設一次

壬戌左司郎中張士襄乞客人興販米斛不拘州軍許從近便官司投牒給據以為沿路榷征場務照驗沿路有乞覔阻抑依枉法論從之

甲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言在法囚人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而州縣多不預辦望申嚴法禁詔刑部檢坐行下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面對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爲積水浸灌究其所以葢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水分爲二派自太湖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爲泥沙淤塞每歲若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寔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施行

丁卯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刑部侍郎韓仲通等狀（日歷只書戶部狀令出其姓名俾後有考）舉劾京西路轉運判官魏安行前知滁州安奏開荒田二千二百餘頃令本州具到寔開耕數止及四百餘頃既不應賞格其已轉官合行改正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於是罷安行見任餘令吏刑部依條施行（此事須要與今年十二月王珉劾疏相關）

已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實錄院秦檜等進呈徽宗皇帝御集（熊克小歷在十月壬午蓋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秦熺為

禮儀使上特御垂拱殿再拜受書實錄院修撰秦塤陞
殿進讀詩五章禮畢乃退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檜奉安
於天章閣凡詩百五十有五詞二百賦一序十有二記十碑四策問九文七樂章三挽詞二十有七雜文十有五詩解九論語解二道德經解八南華真經解八沖虚至德真經解十有二度濟經十金籙科儀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通機手札二百四十有四

直徽猷閣令再任　　直秘閣知盱眙軍龔鋈陞
壬申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
書省安奉徽宗皇帝御集禮儀使秦熺言伏覩進呈御

集前夕密雲閣雨翌旦迎奉出秘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晝仰見聖孝感格及垂拱殿進呈皇帝拱立觀覽天顔端肅極於嚴奉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在法禁囚徒罪以上方許枷禁仍須立檢判押其制不為不嚴而州縣官逐廳所行事其干繫人往往在廳一面枷荷遇夜即行寄禁甚失國家立法本意乞申嚴行下詔可仍令

監司按察御史臺彈劾

辛巳保義郎趙不瑕言母李氏年六十九未有封號望以臣磨勘一官回封從之

壬午秦檜奏諸州今歲豐熟間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住催理其繫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糴羅務令兼濟毋致失所十一月癸丑戶部擬請行下

權吏部侍郎施鉅言屬者誤蒙聖選銜命出疆禮備將還而鄰國之君

嘗問陛下師臣所兼何職又問今年有幾臣皆以實對

茲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哲朝廷尊榮故鄰誠信而

仰重之也伏望特降睿㫖宣付史館昭示萬世不勝大

願從之

丁亥尚書省言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殯宫見用幃

幕供設之類皆已故敝種植窠木亦多損闕詔紹興府

守臣趙士㱽親往檢察修葺換易補種候畢開具申省

戊子國子司業沈虚中為賀金國正旦使敦武郎張掄

副之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賛舍人張説副之掄開封府人也

辛卯宰執進呈年例令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可即行下熊歷在丙戌與日歷不同

壬辰故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吳進特贈二官例外錄其家一人以進先受贑州檄賫旗榜招安劇賊黄先遇害故也黄先未見

癸巳宰執進太府寺丞曽怡面對論監司州郡㕓中綱

解致交納不酬枉被囚禁乞立法懲斷上曰事皆有法惟在奉行可申嚴行下

乙未詔諸路提刑司將灾傷去處職田一例檢放以尚書省有請也

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

十有一月庚戌朔龍圖等六閣成壬子上謂大臣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意

癸丑詔諸路州軍未起諸色錢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租稅等除形勢及監司州縣公吏鄉司及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至二十年終令州軍銷落簿籍監司檢察用户部請也

甲寅權尚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尚書權户部侍郎徐宗説試兵部侍郎　右正言兼崇政殿説書鄭仲熊權吏部侍郎　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權户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説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勢

安作又甚於宗說犒荆南户口數十萬㓂亂以來幾無人迹詒蠲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歳輸十二其後頻歳復增吏不能供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償甚急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黨凶焰熾然守臣直秘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予之左承議郎通判府事范如圭力勸之乃止此事不得其年月因泳除版時附見汝翼今年六月自成都運副改知荆南九月十三日離任如圭二十二年八月差通判荆南府 大理少卿張柄試大理卿 秘

書省著作佐郎丁婁明試秘書少監婁明以女適秦檜之姪右朝奉郎烜故擢用之　右通直郎張巇守尚書刑部員外郎　樞密院編修官林一飛為屯田員外郎　新除大理司直薛仲邕為樞密院編修官尋權樞密都承旨　直龍圖閣提舉洪州玉隆觀湯鵬舉知廣州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椿年知宣州

乙卯右朝請大夫新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劉環罷先是有詔令四川制置司總領所措置裕民而環為

潼川府路提刑兼提舉常平權轉運司事具到本路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未起贍軍折估糴本水脚等錢乞蠲免都省批送户部户部劾環妄有申陳顯是侵官不循分守徇私沽譽難以倚仗乞罷環新任庶少懲戒故有是命環民瞻子也日歷户部狀未知是徐宗說未改除前所申或曹泳供職後當考

丁巳賜直秘閣吳益三品服封秘閣修撰秦堪妻趙氏為令人以秦檜辭免進徽宗御集加恩故有是命臣頃在行

都間趙氏乃近屬今不能記其詳當考

甲子監察御史王珉行右正言

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遜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劾師遜嗜利懷姦不恤國事師遜乃抗章求去遂罷之

詔楊存中恩數視樞密使

丙寅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從吉還舊官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齪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此以王明清揮麈錄修入熊克小歷云自秦檜專國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歎曰為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過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按仲熊為檜

所用自國子監主簿不二年而登政府中間更歷臺諫專附檜意擠排善類無所不至又安有此言今不取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熺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　左朝奉郎陳夔試太常少卿夔先為是官以憂去至是復舊

庚午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卒于信州

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試尚書工部侍郎亦以進御集推恩也　左承事郎鄭時中守祕書丞時中甫登第即以京秩授之至是入館

壬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魏師遜落職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再論師遜買賤賣貴自同商販在朝堂有請禀白者則必背而他視畧不闗省黎明而入既飯而出漫不可否一事乞重加竄殛故有是命　左朝散郎知平江府李朝正罷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朝正與其女壻魏師遜共為商販也

甲戌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戒州縣推勘公事不得妄有枝蔓詔申嚴行下

乙亥右正言王珉言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韓璡乃堂吏韓詳之子詳曩為蔡京爪牙姦邪陰險璡蹈襲家傳比建天章閣璡既不得遇安奉之日與韓瑊袖手往來其間耳語竊笑意有譏誚瑊乃其弟見為堂吏窺伺朝政事無大小璡皆預知比曹泳除户部侍郎臨安府闕官璡語泳曰某旦夕當為之已令修漕廨以借公璡常在劉光世軍中受光世恩甚厚一旦背馳奴事呂祉光世既罷盡以光世事告呂祉光世知之移書責駡比

之犬䫻遠近傳之無不鄙笑為淮西轉運判官日與陳克令謀助祉為虐遂致生變當時叛卒求璡尤急以逃伏得免令又恶心不悛懷私背公如此伏望重賜行遣

詔璡放罷按淮西軍叛時璡實在建康未去職所云小誤

丁丑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令諸郡受納秋苗將出陸僻遠去處許乞就近縣鎮送納畢日團綱起發以寛貧民詔户部看詳

是月左奉議郎通判武岡軍方疇除名永州編管疇坐

與流人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因令通判袁州蔡標按嚇不覺察人吏盜用出剩銀送獄法寺當嚇贓罪徒私罪流公罪絞秦檜進呈乃有是命嚇之貶日歷曾要皆不肯令以熊克小歷及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湯鵬舉劾蔡標章疏修入克歷稱提刑張常先鵬舉劾疏稱江西運判張常先按常先此時提舉江西常平明年四月癸卯就除運判或者嚇得罪在彼時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十二月己卯翰試尚書工部侍郎秦熺充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以熺再辭免也　直龍

圖閣新知廣州湯鵬舉改知平江府

庚辰詔宕昌寨峯鐵峽兩場綱馬自來歲爲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各一年周而復始先是市馬者歲於宕昌寨峯鐵峽市馬三千八百匹赴樞密院而部送者利其芻粟多道斃者至是始命統領官一員往取之再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旣而楊存中言馬多不及格者乞令統領官就場監視買馬不行川馬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所書可參考

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

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薨于荆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謚威定

辛巳左朝散郎都大總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湯允恭復司農卿與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鄭靄兩易靄仍除直秘閣　尚書吏部員外郎黄然爲兩浙路轉運判官　右朝奉郎知蜀州縣道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爲水晶燈籠

癸未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劄子乞令場務不得將食米作糯米收稅詔如所請又進呈大理評事鞏衍劄子乞戒約耆長保正副非盜賊鬬毆有實毋得輙受狀詔刑部措置（累年惟大理寺官面對極多當是獄官不容謁故也）其後刑部乞比附條令將不應受理事追逮關留者徒一年毆縛取財者以盜論加二等從之（刑部奏下在明年二月壬午）

丙戌左朝散郎魏安行送欽州編管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送昭州編管先是右正言王珉言

故能圖閣學士程瑀本實妄庸見識凡下昨在閑廢輒
取先聖問答之書肆爲臆説至引王質斷獄以釋弋不
射宿全失解經之體於周公謂魯公之語而流涕不無
怨望之意此等乖繆不可槩舉其子弟又私結父之黨
與以竊世之譽如洪興祖者則爲文以冠其首魏安行
者則鏤板以廣其傳朋比之惡蓋極於此不可不慮也
兼聞安行刊瑀之書盡用京西轉運司官錢費用不貲
又以傳示四方親故并携歸其家無慮數千百本自爲

漕臣當為國家愛惜財用豈可率意妄作以濟其私使官錢可以私用則其他何所不至臣竊惟陛下以聖學高明表章六經瑀乃敢唱為異論而安行輩又從而和之若不早為杜絶臣恐其說寖行害教惑衆其禍不止於少正卯楊朱墨翟也伏望特降睿旨將見今鏤版速行毀棄仍令所司檢計所費之直盡數於安行名下追納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未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仍將與祖安行及瑀之子弟重賜施行

以為朋附鼓唱異說之戒此亦陛下保治之一端天下幸甚詔戶刑部遂一依條施行珉又言興祖天姿險趨嚮不正如程瑀妄人之雄者興祖傾心附之結為死黨瑀既死又與其子弟復相結托將瑀書為之序引謬加稱賞以欺後世如所謂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此何語也哉安行昨知滁州開墾荒田乃其職事輒敢妄增頃數欺罔君上雖已放罷亦為輕典興祖今為饒州人皆怨嗟曰望其去乃敢共懷異議肆

為不靖如不痛懲恐為亂階伏望聖斷將興祖安行編置遠方以禦魑魅仍并程瑀子弟見已任堂除差遣之人並歸吏部庶使君子小人有所別白而天下後世知姦人之不可容也詔刑部開具申尚書省於是刑部尚書韓仲通乞將安行送欽州興祖送昭州並編管瑀之子右承事郎宏濟罷新差監通州金沙鹽場右承務郎宏靖孫右承務郎有功有孚令後並不與堂除差遣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不曾申取朝廷指揮者

亦乞毀棄從之日歷於此日先書刑部狀而十三日辛卯方載王珉二疏疑珉疏乃十一月十三日壬戌所上也今併附此日日歷又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未書左朝散大夫知饒州洪興祖依所乞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按王珉第二疏稱謹按知饒州洪興祖又云興祖今知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興祖去年已得宮觀則珉何以出此言疑興祖祠命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辛未而日歷誤繫之去年也當求饒州知州題名參考

左朝奉郎汪應辰通判潭州應辰之在靜江也帥臣呂頤中嘗以微罪欲殺走卒王超應辰諫而止有錄事參軍周某者與秦檜有舊恃此自恣嘗以國忌日命妓佐酒應辰欲糾之既而中止周憾之使人持書

告檜以應辰嘗遣信渡海餉趙鼎又與李光交通超以計得其書而易之應辰乃得免

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趯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趯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致臣僚論列故也鄭仲熊之爲諫官也論海外罪人擅離受謫之地逃匿趯家時趯坐與光通書停官未敘事見紹興二十年八月甲辰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光押還責地分仍逮趯赴大理獄既而究治事皆虛按

奏特有是命鄭仲熊章疏已見今年七月癸丑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李泰發之還責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內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趙罷雷守閒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之鄰居有李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於郡與閭里通情趙令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碩一隷遣往會稽投書於泰發家既至越泰發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於秦忽令問李參政令何在所遣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泰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因何輒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趙并王法司送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邇俱逮後體究得泰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懵然不知亦勒任贓罪扶脊當時聞者無不

笑而憐之

己丑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高伯之知温州

辛卯尚書兵部侍郎徐宗說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以病自請也

甲午右朝請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王弗知果州

乙未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言縣令於民尤親而近年以來監司郡守各縁好惡之私以更易縣令在法命官

犯罪雖有實狀亦須具奏方許對移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亦必具奏聽旨伏望嚴約束務在必行詔申嚴行下應對移具事實申尚書省

丁酉度支員外郎曾怡罷以權戶部侍郎曹泳劾其僨取庫務物色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廥思殿祗候陳成之還所寄資為拱衛大夫保寧軍承宣使致仕　右迪直郎知明州鄞縣程緯追毀出身以來告勑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貴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先是縣丞王

肇與緯不協誣告緯慢上無人臣之禮遂興大獄肇因揭榜召士民訴緯罪犯案具緯坐贓法當絞特貸之日歷明年十二月九日壬午刑部狀肇所告並是虛妄已行斷肇追官勒停不知緯有無改正也

庚子尚書司封員外郎王禄左朝散郎知江陰軍徐嚞並為監察御史嚞西安人也紹興二十六年五月言者劾張修甞疏稱曹泳在衡州監酒贓汙不法監司郡守欲案其罪嚞修劉景曲為營救得免此事當考

壬寅刑部奏編管人願充廂軍者聽刺時台州編管人謝立之妻乞將夫刺充牢城刑部因編下諸路上可其

奏且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北諸州將編管人牽聯丐食于市葢緣不給口食乃至於此誠可憫惻宜申嚴約束行下　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卒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礪來賀來年元旦礪已見紹興二年夏末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三人　諸路斷大辟十

有九人　行在鎮江建康府榷務三務場共收茶鹽息錢二千六十六萬餘緡鹽息一千五百六十六萬餘茶息二百六十九萬餘香礬錢一百九萬餘雜物錢一百二十萬餘　金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蕭裕為金主亮所疑與西北招討和和謀立故遼豫王禧之孫和和執其使以聞裕坐死亮詔諭諸路畧曰自漢高祖以來謀反者頗多蓋高祖與朕皆中庸之主堯舜禹湯之時豈嘗多有此事其不遜如此以金人誅裕詔修入詔詞云朕撫臨萬方今第六載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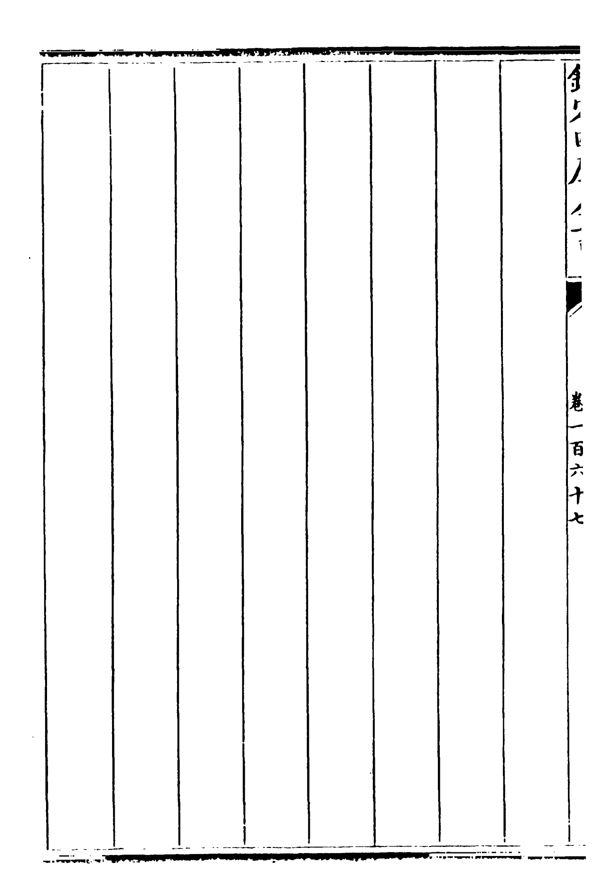
年也

金人舊無陵墓自太宗晟以上但葬於護國林極草創逮亮南徙始令司天改卜於燕歲餘乃得地於良鄉縣之西大洪山佛寺徙太祖旻太宗晟德宗宗幹於其中餘宗室以昭穆祔惟東昏王亶葬於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陵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和和原書作好胡與金和史同並誤今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五年（歲次乙亥金海陵煬王亮貞元三年）春正月（按是月丁巳朔）

己詔申嚴州縣官批書不圓之禁以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言吏生疵邀賄士夫受獘故也

戊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州縣人户輸納官物不爲依限消鑿簿書遂至再行刻刷乞申嚴條法從之（三月

辛巳
行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收捕猺人楊再興之勞也

甲戌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乞奉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為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符提舉台州崇道觀

乙亥雪

丙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推勘公事聞有禁囚不書歷者既監司廵歷即移他所望申嚴法禁從之

二月戊寅朔詔諸路見闕知縣去處令吏部疾速差注如無人願就令本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辟差一次

壬午秘書丞兼權實録院檢討官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鄭時中為秘書郎

癸未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熺言

自蒙擢用以來未曾展省祖塋兼累次封贈未經焚黄

乞給假前去詔如所請令兩浙江東轉運司往來應副

甲申右文殿修撰曾慥卒

乙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劉寶為安慶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為清遠軍節度使

皆以總戎十年故也既而秦熺過鎮江府寶遣所部以

繡旗二萬迎之熺喜寶章疏以為因此建節却誤蓋寶以二月乙酉建節而熺墳是月乙

未方朝辭當是燽自鎮江歸建康是以先與二將建節臺章少誤也

己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塤言父往建康焚黄理合隨侍望給假前去許之

壬辰勅令所删定官楊造面對論監司為外臺耳目之官於法必徧廵所部近來僻遠郡邑例皆不往其能周知吏之能否民之疾苦乎伏望戒飭申嚴俾令徧歷從之

甲午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説書董德元右正言王珉

並兼侍講

乙未知潯州鄭思永言沿流監司科屬縣造舟應副過往之人侵耗民力又朝廷住賣度牒之後州縣拘收亡僧道度牒並不許納致童行冒名披剃謂之反魂詔並禁止思永又言縣令分委佐官下鄉催稅擾民乞依法斷罪詔户部約束

戊戌夔路安撫司申通侍大夫奉寧軍承宣使知思州田祐恭卒乞優與推恩詔特贈保康軍承宣使其子武

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思州都廵檢通管州事汝端乞
解官詔起復
已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言前知建昌軍陸時雍乃趙
鼎之客淮南轉運判官孟處義乃汪藻之引用與朱勝
非厚善專懐異意不恤國事詔處義放罷時雍自今毋
得與堂除
壬寅左奉議郎沈長卿追兩官勒停除名送化州左從
政郎芮曄勒停除名送武岡軍並編管右通直郎新淮

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陳祖安特放罷長卿舊嘗與李光啟言和議之非秦檜已惡之至是與曄同賦牡丹詩曄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為鄰舍人所告以為譏議送大理寺祖安嘗見二人詩亦當追證而簽書樞密院事鄭仲熊營救祖安故得脫免獄具長卿坐上光詩啟有嘲訕語曄坐嘗與長卿同作詩更不告官又曄任仁和縣尉倖望朝廷除授清職心懷怨望故作與長卿有此等語祖安見之亦不陳首乃有是命是日宰執進

呈仲熊嘿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曄烏程人祖安建陽人也

是月秘書省校書郎趙逵始至行在時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於是檜頗不樂

三月己酉詔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奉使不肅可罷見任其虞候張海打損控馬人送大理寺斷遣士襄使北還入對奏事欺罔上怒秦檜與士襄里黨止以其不肅罷之

癸丑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例收其稅是有可耕之田而無其具望賜約束詔户部申嚴行下

辛酉直徽猷閣知盱眙軍龔鑒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庚寅何溥論鑒守盱眙專以北方珍貨取媚權門供饋之餘盡入私室遂陞使職連進職名等事可删掇附此　右奉直大夫新知安豐軍吴說改知盱眙軍　詔直徽猷閣知静江府吕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静江府有驛名秦城愿中

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燓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芮摯曾孫已見紹興六年五月秦檜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召之何俌龜鑑聖臣元聖之稱九錫副車之請秦城王氣之獻彼固欲以媚檜也檜乃忻而受之其何為也耶檜而不死則中興事業未可知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乃藉權專寵至十八年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甲子大理司直李璟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將無罪干

證人一例收禁詔申嚴行下

乙丑徽猷閣待制致仕蘇遲卒

丁夘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試侍御史

戊辰右朝奉郎新知漢州蔡宙言乃者監司郡守妄取詭世不經之說輕費官帑近因臣僚論列已正其罪重加竄責矣臣愚竊謂全蜀數道素遠朝廷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欲望申嚴法禁非國子監舊行書籍不得輙擅鏤板如州郡有欲剏新刋行文字即先繳納

副本看詳方行開印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上曰如
福建四川多印私書俱合禁止可令禮部措置行下
庚午左朝請大夫知肇慶府章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
平茶事兼東西路鹽事秦檜除吏多親故間亦用同鄉
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叙且力禱然後得之元振與檜
同登第甘於遠宦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薦
其治績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録之元振崇安人也
辛未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論州縣聞有盜用官錢之

輩攤賴平人乞申嚴行下非有實跡毋得禁繫從之

壬申藤州安置人王循友量移邵州以其母韓氏有請也

癸酉右宣教郎吳伸通判臨安府

甲戌勑令所删定官朱隆面對乞州郡獄官不許兼倉庫之任詔申嚴行下

丙子百官以國忌詣景靈宫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櫺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時臺諫

方共摘其過鉅自是不安於位矣
夏四月丁丑朔大理評事輩衍面對乞令監司督責守令修葺手詔亭宇每遇寛卹指揮專一揭示使民通知從之
己卯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自建康還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熺過平江守臣湯鵬舉先往吳江道周伺候數日迎送甚謹至建康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之句留守宋

睨即鐫版揭於梁間熺再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顔緑鬢幾時回詰其所自了不可得睨與道流皆懼而熺不懌

庚辰右朝請大夫高世史知蘄州還論監司用白狀借支役卒衣糧或家僮冒籍或詭名虛請為蠹不細乞申嚴禁止又論倉場受納惟只用斗可以輕重其手至有二石以上而纔足輸一石者乞改用斛又論朝廷近者以兩淮之田募民開墾而立租之額稍重每畝不下數

斗故民或難之欲乞明降指揮只以二稅徑令承佃自然開墾日廣詔並令户部措置既而户部乞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降下諸路轉運司依式製造付所轄州縣及應受納官司行使違者按劾從之户部申請在六月癸巳

甲申安南請入貢詔廣西帥司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酉參知政事施鉅罷先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

珉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佐命之功而盧
多遜陰陷之寇準有澶淵之功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
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故當辨之於早
斯無難圖之患臣謹按鉅頃為小官常與李光遊後為
何鑄引用鑄既被斥鉅常怏怏鉅常與一猾僧往還及
居府第頻以書簡傳人不知所謀果何事深恐傾陷君
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為珉亦劾鉅慢易宗廟與僧
宗喜往來共為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罷為資

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等言武岡軍猺人已平定乞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為名從之

戊子詔四川制置司每三年科舉就類省院别差應格考試刑法官二員專一校試以本司援宣撫司例有請也

己丑右朝散郎江南西路安撫司参議官張瑜知秀州

秦熺之過秀也瑜攝守事作袞繡堂繪檜熺父子象於中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新通判常州盧適知楚州適益子也曹泳嘗為益給使故薦用之　右奉議郎王悦道直秘閣悦道亦繼先子也　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知台州景旦弟也時台州闕守州人諸御史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鎬鎬師仁兄孫也師仁龍泉人大觀間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鎬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鎬為知州鎬縱而不禁望將

鎬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皷唱之罪辛夘詔鎬放罷孟津令紹興府覊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寛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

甲午左朝奉郎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庚子右朝散郎蘇籍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籍轍孫也　右通直郎添差通判信州吕忱中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詐守臣林機陰事以告秦檜故就用之

辛丑敷文閣直學士王㑹復為尚書兵部侍郎　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閤皐卒

壬寅詔令後典賣舟船若減落價貫投稅印契依典賣田宅法以知安豐軍李樫有請從權右司郎官林一飛

看詳也

癸卯右朝奉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右朝請大夫黄兊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兊娶秦檜兄女曹泳薦用之

乙巳右朝請大夫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鄭僑年特轉行一官知廬州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廸功郎沈中立為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

曰朕每以歲豐為上瑞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為意至於宗廟產芝則非他比有沈中立進頌侯降出可觀之翌日詔中立用意可嘉特循一資既而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勾龍庚獻太廟殿室聖孝金芝頌詔進秩一等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叅議官庚轉官在六月丁丑 戶部侍郎曹泳言諸路免行錢一歲計一百八萬餘緡訪聞州軍敷納至於提籃挈盝微小買賣之人間有敷及鄉村去處所收苛細委實騷擾欲截日並行住罷仍乞舊令

官司不得下行買物庶幾少寬民力從之乾道元年七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庚戌禮部言欲依典故許宰臣率文武百寮詣太廟觀芝草次日詣文徳殿拜表稱賀許之

辛亥御史臺閤門太常寺修定觀芝草儀百官入廟門再拜賛者引宰執使相陞殿觀芝草次引宰臣權歸幕次餘官降復位次分引侍從宗室管軍已下觀芝草畢引宰臣詣殿下率百官再拜訖退

壬子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比來僻遠郡邑佐官不省成憲罔問吏民一例自行斷遣望申嚴法禁事下刑部其後本部言若不繫所轄人即令申所屬違者按治從之刑部狀下在七月癸丑

癸丑侍御史董德元言臣謹按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偽不情專事狂悖交結罪人伺探國事靖康中嘗為將作少監乃吳敏引用也敏罷相令衿上書挽留以報私恩淵聖皇帝察其姦偽坐廢者累年復為郎官張浚誤

國得罪天下言者方論其過令衿乃於此時以急速請
對為浚游說陛下聖明亦惡其詐偽黜為宫觀近以宫
祠居衢州衢為南方道途之衝凡往來士夫無問識不
識使人邀請至其家曲意彌縫探問朝廷事體凡所措
置令衿必先知不合其意則恣為狂悖之言無忌憚伏
望睿斷先將令衿編置遠方仍令有司根勘泉州贓貨
及衢州强斂良民錢物悉行追納以正紀綱不勝幸甚
詔令衿汀州居住餘令戸刑部差官究正先是令衿自

泉州代還寓居衢州嘗召客觀月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文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右通直郎通判州事江召錫州學教授莫汲皆坐聞之召錫娶檜兄女遂令汲告令衿評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守臣左中大夫王師心勸之不能止德元聞而劾之遂有是命召錫嗣弟汲濛弟也　詔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利用與宫觀差遣理作自陳以刑部奏利用目疾妨廢職事故也六部按監司前所未有故出之此時刑部尚書乃韓仲通

甲寅左朝奉郎知大宗正丞陸升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遠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梁斌卒

丁巳刑部員外郎陳良翰面對乞申嚴州縣公皂因追逮民訟取財之禁從之

戊午樞密院編修官鄭柟為宗正丞柟滋子也　故武翼大夫殿前司右翼軍統領王元玘特贈三官例外錄其家二人以贛州言玘討賊死故有是命

壬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人劉珙罷時秦檜微示風旨欲為父作謚以珙不即奉行也怒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珙每見詞頭稍多輙有憚煩之意又為鄉里富人營求太學生綾紙乃罷之　右正言王珉劾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陳夔以專門之學自負頃與考校偏能揣摩其黨公然宣言於衆曰此必吾黨之士當寘優等衆為寒心而夔恬然略無忌憚望屏之遠方以為妄作之戒詔與外任乃以為江南西路

安撫司參議官　右承議郎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

嘗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又為檜捜求水精民極以為

擾至是為吕忱中所訐檜始咎之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秘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

廣威將軍充羣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

戊辰太學博士張震為祕書省正字震初為學官免喪

再召至是漸進之　右奉議郎王復行國子正

己巳祕書郎兼實録院檢校官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鄭時中添差通判廣德軍初沈長卿之獄上也鄭仲熊獨無言侍御史董德元欲攻仲熊先奏時中招權納賄凡中外書信往來樞府一皆攬之於家而轉致之故其門如市又與陰邪背馳之輩密相交結往來時政因此而漏泄若不逐去臣為朝廷慮之踈入乃有是命

壬申詔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累立戰功家無産業特給真俸仍賜湖南路官田百頃官給牛具然官皆屬常平

司錡但得荒田數頃而已

是月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權兵儵部郎官王珪兼權工部員外郎

此以工部郎官題名修入它書皆無之按紹興三十年七月沈介論珪頃為諸王宮教授置司紹興適曹泳出守紹興為詩酒之游薦之秦檜召擢宰士以宮教題名考之不見珪姓名蓋珪實為宗丞介誤以為宮教故也又按此月八日甲寅宗丞陸升之除浙舶或是此時召珪亦不可知未知以何日先權兵儵部郎官耳兵部題名不見當求他書參考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衆所共聞

舊在李光門下贓汙狼籍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貨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謗訕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為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語言文字州縣並為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嘗棲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婿之子陳祖安為狎邪之友如謗訕之事仲熊特為救免且欲啟後來狂言妄語者之啾啾若不亟去恐其韜藏不測禍有不

可勝言者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
敦好既久陛下屢降詔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
被旨押宴對客蹇傲略無和顔酒行忽遽頃刻而罷誤
國之深莫甚於此惟陛下斷而行之速將仲熊罷黜屏
之遠方以禦魑魅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宫職名依舊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國子司業沈虛

中兼權直學士院日歷無此本院題名在六月蓋代湯思退也　左承議郎洪遵復為祕書省正字湯思退薦之也既而遵之父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亦復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皓復官日歷未見按行述今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卒於南雄州以程計之其降旨恐在此時且附此俟考

甲申直敷文閣知紹興府趙士㣧以修奉攢宫畢工陞直龍圖閣

乙酉作懷遠驛以待安南貢使

丙戌尚書屯田員外郎林一飛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　監察御史張扶守右正言　監察御史徐嘉為殿中侍御史

戊子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陳康伯知漢州

己丑右朝請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面對論縣令不留意差役吏通賕賂產厚者終以規免產薄者却以被差

望令監司郡守常切按察上諭大臣曰此事監司郡守得人自不紊煩朝廷可令户部措置

辛卯宰執奏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捕贛寇已盡乞推賞上曰自擒楊再興之後湖廣溪峒皆安静此恩威並行之效秦檜曰今四境之外皆願入貢遠人既來當以徳安之上曰然

壬辰詔申嚴沿海地分銅錢入蕃之禁以司農寺主簿林一鳴面對有請也

甲午左奉議郎添差通判處州杜師旦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曹泳引之也

乙未左中大夫知衢州王師心移知瀘州師心入蜀必以治獄不合秦檜故也　右朝請郎添差通判臨安府王彥傅知衢州彥傅至郡召人告訐趙令衿事遂興大獄彥傅江州人也

戊戌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罷從軍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令日下之任男忠訓郎世雄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告勑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

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世雄嘗撰平治書爲楊名者所告下大理世雄具伏因赴武舉不第心懐怨望譏訕朝政及作詩有指斥語故有是命

辛丑大理卿張柄面對論州縣有歲賜藥錢以待軍民所須而奉行滅裂但爲文具乞申嚴覺察從之

壬寅詔令後守令非疾病在假不許不出廳治事以刑部員外郎張嶬面對有請也　左朝散郎知沅州李景山罷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湨聞之遂興獄連

逮數百人時方盛暑有繫死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言止係守貳不和互相論告乞罷此三人而釋其衆詔如所請秦檜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六月末蓋誤

癸卯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檜謂亂臣賊子侵叛王畧州郡不幸汙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今夫岳飛躬為叛亂以干天誅雖訖伏其辜然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内而巴陵

郡猶為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顧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按水經汨水西逕羅縣與純水合羅淵即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為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静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為飛幕屬至是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岳州改州名日歴不書獻言者為誰紹今以趙姓之遺史考之則姚岳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六十八